

讀梁起超學術思想史全集

「中國佛教史研究」介紹摘要(下)

張培之

| 姓名及籍貫 | 年代 | 事 |
|-----------|--|--|
| 法振 荊州人 | 無考 | 由海道往，至羯茶國病死，年三十五六歲。 |
| 乘悟 同州人 | 無考 | 與法振同行乘，悟至瞻波病死，乘如蹤不詳。 |
| 乘如 梁州人 | 唐永淳二 年至天授 三年(六 八三至六 九二) | 初有法侶多人，泛海西遊。瀕行，其侶退縮，津仍獨行，留印十年，復附船歸國，義淨之南海寄歸傳。即托津帶返也。 |
| 大津 澧州人 | 唐高宗 咸亨二年 至武后證 聖元年 (六七— 至六九四 年) | 右自玄照至大津，凡四十人。皆見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附見新羅僧二人。 玄會傳末，附見與北道使人同行者一人，文成公主乳母之媳二人。義釋傳 |
| 義淨 范陽人 | 唐高宗 咸亨二年 至武后證 聖元年 (六七— 至六九四 年) | 末，附見唐僧至烏菴國者三人。慧輪傳中，附見由蜀州牂牁道西遊之唐僧二十餘人。曇光傳中附見訶利雞羅國唐僧一人。皆失名姓。除慧輪傳之二十餘人，相傳為五百年前曾來者外，餘五十人，皆唐太宗至武后時人，與玄奘，義淨先後遊印者也。 |

| 姓名及籍貫 | 年代 | 事 |
|--|--|--|
| 貞固 荊川人 孟懷業 廣州人 道安 汴州人 法朗 襄陽人 | 唐武后 永昌元年 (六八九)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 十六部二百三十卷。玄奘以後一人而已。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內法傳，皆佛門掌故珍要之書。求法傳末自述遊跡頗詳。 義淨在印度，附書廣州制旨寺，求紙墨供寫經之用，並求助譯之人。固時年四十，奮焉邁往。淨有詩贈之。 貞固弟子，隨師遊學。復為義淨侍者。並助譯事。 隨貞固出遊，年僅二十三。既至印度留學那爛陀寺。助義淨譯寫。 隨貞固出遊，年僅二十四。後在訶陵國遇疾死。以上四人附見求法高僧傳。 |
| 慧超 籍無考 | 唐中宗 嗣聖十九 年至玄宗 開元七年 (七〇一) 至七一 九) | 日聞義淨之風，誓志西遊，泛舶歷南洋諸國。三年乃至印度前後歷七十餘國。歸而專弘淨土之教，見宋高僧傳卷二十七本傳。 超名不見諸傳記。(唐僧傳有兩慧超皆非此人)惟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百。有慧超往五天竺傳音義知其人為西行求法且有著書者。但其書隋唐志。皆不著錄，佚蓋久矣。近年敦煌石室寫經出世，忽發現其書末殘卷數 |
| 不空 本北印度人 隨叔父留寓 中國 | 唐玄宗 開元二十 九年至天 寶八年 (七四一) 至七四 九) | 葉，知其以開元十五年歸。歸途經于闐疏勒焉耆而達安西實學術界大快事也。 不空為我國密宗開祖。奉其師金剛智遺命，率弟子二十七人西遊。求得密藏經論五百餘部費歸。見宋高僧傳卷一本傳。 |
| 含光 慧習 籍無考 悟空 京兆雲陽人 | 同上 唐玄宗 天寶十年 至德宗貞 元五年 (七五二) 至七八 九) | 不空弟子，隨空同行。光別有傳。見宋高僧傳卷二十七本傳。 空本名車奉朝，隨中使張韜光由安西路奉使罽賓。旋在罽賓出家。歷遊印度諸國。留彼四十年，歸時已年六十餘矣。 |
| 右表所列共得壹百零人其佚名者尚有八十二人。如康法朗同行者佚三人，智猛同行者佚十三人，曇學同行者佚六人，曇無竭同行者佚二十三人，寶暹等同行者佚二人，求法高僧傳中佚名者十人，不空同行者佚二十五人。嗚呼盛矣。據求法高僧傳所述則距義 | | |

淨五百餘年前，尚有蜀川牴牾取道入印之唐僧二十許人。其年代確否雖未敗肯定然有專寺供唐去之僧樓息，事當不誣再考印度境內華僧專寺，其見於載籍者有四處。

在印度境內供中國去印之華僧專寺；

(一)東印度苑伽河下游之支那寺。

求法高僧傳卷上云；那爛陀寺東驛許，尋彌伽河而下，至密東伽悉伽娜寺。去此寺不遠，有一故寺，但有磚基，厥號支那寺。相傳爲室利笈多大王爲支那國僧人所造。於時有唐去僧人二十許人皆從蜀川牴牾取首去印者也。

(二)迦濕彌羅之漢寺。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引王玄策唐使。西域志云；罽賓國都城內有寺，名漢寺。昔日漢使向彼因立浮圖以石構成。高百尺，道俗虔恭，異於殊當。」

(三)王舍城中之漢寺與支那西寺。宋范成大吳船錄「引繼業印度行程云。『王舍城中有蘭若隸漢寺。又北十五里有那爛陀寺。又東北十里至伽濕彌羅漢寺。寺南距漢寺八里許，自漢寺東行十二里，又東七十里……，又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漢寺也。』

求法運動起於三國末年，訖於唐之中葉，前後殆五百年區別年代以校人數，其統計約略如下

西曆第三世紀後半世紀二人

第四世紀五人 第五世紀六十一人 第六世紀十四人

第七世紀五十六人 第八世紀(前半)三十人

前所列二百零五人中，惟宋雲慧生等五人，爲北魏熙平中奉敕派遣外其餘皆自動西行矢志忘身者也於是可見學問之道，純由

社會的個人自由開拓。西遊諸賢中有籍貫可考者六十五人，以所隸省區歸納如下；

甘肅十人 河南八人 山西七人 兩廣七人。
四川六人 湖北五人 直隸四人 陝西四人。
山東四人 新疆四人 遼東四人 湖南三人。
最可奇異者；則江淮浙三省，竟無一人予焉

再將西行諸賢各人行踪生死列作統計如下；

(一)已到印度學成後安返中國者四十二人。

法護，法領，法顯，智嚴，智羽，智遠，寶雲，僧景，慧達，沮渠京聲，康法朗，慧叡，智猛，曇纂，法勇，道普，道泰，法盛，慧覽，道藥，惠生，宋雲，寶暹反其同行七人。

玄奘，玄照，運期，智弘，大津，義淨，慧日，慧超，不空，含光，悟空，繼業。

(二)已到西域而曾否到達印度或無可考者十六人朱士行，慧常，進行，慧辯僧建，慧鬼，慧應，曇學及其同行七人。

(三)未到印度而中途折回者人數難確指；法獻(因葱嶺棧道絕而折回)康法朗同行之四人(遇流沙而折回)智猛同行之九人(臨度葱嶺時折回)義淨同行之數十人(臨登海船時折回)大津同行多人(臨登海船時折回)。

(四)已到印度隨即折回者二人；

慧命(以不堪艱苦而折回)善行(因病折回)

(五)未到印度而病死中途者三十一人；

于法蘭(死於象林)慧景(死於小雪山)道嵩(死於波淪)法勇同行者十二人。(死於雪山)又八人(死於去罽賓天竺道中)智猛同行者一人(死於葱嶺西)智岸(成都人死於郎迦)智岸(高昌人死於海船)彼岸(同上)曇閏(死於渤益)常懋及其弟子一人(死於訶陵)法朗(死於訶陵)

(六)留學期中病死者六人

師鞭(年三十五)會寧(年三十四五)窺冲(年三十許)信胄(年三十五)法振，乘悟(卒年無考)

(七)學成歸國而於道路者五人；

道生，師子惠，玄會，(俱經尼波羅被毒死)僧隆(行至健陀羅病死)義輝(行至耶迦戎病死)。

(八)歸國後爲第二次出遊者六人

甲·再出遊而於道路者一人；道普。(在青島船破而死。)

乙·再出遊而欲歸不得者一人；玄照。

丙·再出遊而留外不歸者一人；智嚴

丁·再出遊曾否再歸國而無可考者三人；智羽。智遠。運期。

(九)西遊留在印度而不歸者七人；(?)

朱士行。(留于闐)道整。道希。慧業。玄恪。智行。大乘燈。

(十)歸國留學生中生死無考者多人，其數難確指。

法淨。僧紹。僧猛。曇朗。王伏。子統。法刀。雲啓。道方。

明遠。義朗。義玄。解脫天。慧炎。慧輪。道琳。曇光。僧

哲。玄遊。靈運。無行。乘如。貞固。孟懷業。道宏。慧碧。

又與寶蓮同行者二人。與不空同行者二十七人。又求法傳中佚

名者十人。義淨所稱五百年前去過中之唐僧二十許人。此外踪

跡不明者合計有八十餘人之多。以上統計所當注意者；其學成

平安歸國者確實可考者，約佔全體四分之一。死於道路者亦四

分之一。中途折回者頗多。而留外不歸者確實可考者乃頗少

也。

又以上各位大德在印度留學之久暫可見下列統計；悟空四十年。智猛三十七年。義淨二十五年。

惠生，宋雲等十九年。慧日十九年。玄奘十七年。大乘燈十七年以上。玄照第一次十一年。第二次去而不歸。智嚴第一

次十年，第二次去而不歸。慧輪十年以上。

大津十年。不空九年。智弘八年。寶暹等七年。

留學運動之總成績，蓋不可以算數。前之法護，後之玄奘，其在譯界之豐功偉績，盡人皆知。至如般若之肇立，則自朱士行之得放光也。華嚴之傳播，則自支法領求得其原本。而智嚴寶挾譯師覺賢以歸也。涅槃之完成，則賴智猛。阿含之具足及諸派戒律之確立則賴法顯。婆沙之宣揚，則賴道泰。淨土之盛弘，則賴慧日。戒經之大備則賴義淨。密宗之創布，則自不空。此皆其最犖犖可記者也。至於其他附益之副產品，其最顯著者，則地理學也。今列舉諸賢之遊記可以知矣；如

(一)法顯 歷代天竺記傳一卷。今存。

(二)寶雲 遊履外國傳。梁高僧傳本傳著錄。今佚隋唐所未著錄者也。

(三)曇景 外國傳五卷。今佚。隋書經籍志著錄。

(四)智猛 遊行外國傳一卷。今佚。

(五)道普 遊履異域傳。見梁高僧傳曇無讖傳。今佚。隋唐志皆未著錄。

(六)法勇 (即曇無竭) 歷國傳記。今佚。隋唐志皆未著錄。

(七)法盛 歷國傳二卷，隋書經籍志著錄，唐書藝文志著錄。今佚。

(八)道樂 道藥傳一卷。隋書經籍志著錄。今佚。洛陽伽藍記節引。

(九)惠生 慧生行傳一卷。隋書經籍志著錄。洛陽伽藍記節引。

(十)宋雲 家記一卷。隋書經籍志著錄。今佚。洛陽伽藍記節引。

(二)玄奘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今存。

〔附〕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彥悰箋今存。

(三)義淨 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今存又大唐西行求法高僧傳

二卷。今存。

(四)無行 中天附書。今佚。

(五)惠超 往五天竺國傳三卷。久佚。今在敦煌石窟中得其寫

本殘卷。

(六)繼業 西域行程。今佚。范成大吳船錄節引之。

上述十五種，何能盡此。是皆前賢昔能捐軀忘生，嘔心瀝血之一端而已；稽古歷今；其原著首尾俱存者惟法顯，玄奘，義淨三家耳。頃全世界研究東方文化史者，已視爲鴻寶。倘諸家所著書，而悉存當世者，千珍萬寶所不易者也。由此更引出其他影响，限於篇幅不贅述矣！

最後諸家必然最關心者；莫如西行求法之前賢昔能，究竟如何取道歷千辛萬苦以至彼邦求法者，其艱苦卓絕，寧千死而不求一生的精神毅力，以今日視之，可決其不可能，但畢竟是事實。如今讀其經過，敢有不涕淚滂沱焉哉！我草此文，儘乃餘緒，何足道也。但願學佛學者及其他方面之學術界，能有感於此耳。茲概括西行求法多種險難路線如下；當時可以說：「有去無還。」不如今日宇航飛機，可朝發夕至者也！

(第一)

甲、由廣州放洋；義淨，不空等出，歸。皆遵此路。唐代諸僧，什九皆同。曇無竭歸時遵此路。

乙、由安南放洋，明遠出時遵此路。覺賢來時遵此路。

丙、由青島放洋，法顯歸時遵此路。道普第二次出時遵此路。

凡泛海者皆經訶陵(即爪哇)師子(即錫蘭)等國達印度也。

(第二)、西域渴槃陀路。

甲、經疏勒，宋雲惠生等出歸。皆遵此路。曇無竭出時同。

乙、經子合，法顯出時遵此路。

丙、經莎車，玄奘歸時遵此路。

渴槃陀。即今塔什庫爾干。即漢書中所稱之依耐，佛國記之竭叉也。地當葱嶺正脊。旅行者或由疏勒，或由子合或由莎車，皆由此度嶺。嶺西則經帕米爾高原阿富汗斯坦以入迦濕彌羅。此晉唐間最通行之路途也。

(第三)西域于闐罽賓路，僧紹，寶雲遵此路。

此路可不經葱嶺正脊；而從拉達克度嶺直趨迦濕彌羅，實一捷徑也。

與法顯同行之僧紹。所以在于闐與法顯分路者，彼即遵此路而行。又寶雲傳稱其「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登葱嶺入罽賓」當即此路也。

(第四)西域天山北路，玄奘出國時遵此路。

此路由拜城出特穆圖泊。經撤馬罕以入阿富汗。除玄奘外未有出此道者。

(第五)吐蕃尼波羅路玄照出與歸皆遵此路。道生，師子惠歸時皆遵此路而道死。

此路由青海入西藏經尼波羅。(即廓爾喀)入印度惟初唐一度通行。尋即榛塞。

(第六)滇謨路；求法高僧傳所記唐僧二十餘人遵此路。求法傳言

五百年前有唐僧二十餘人從蜀川梓潼道而出。注歪：「呂覽至此五百餘驛」計當時由雲南經緬甸入印之途也。果爾，則此爲東晉時之孔道也。此第六路，即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遣張騫所欲開通而卒歸失敗之路也。張騫使滇刻意欲從蜀滇通印度。而卒歸失敗者也。自南詔獨立，此路早已梗塞。故數百年間，無遵由此道者。第五

路之吐蕃路。在初唐時，因文成公主之保護，曾一度開通。然西藏至今以秘密聞於天下。古代之緬蔽更可知矣！故永徽顯慶以後，吾國人經尼波羅者，輒被毒死。此路從此復閉矣。第四之天山路北線，則玄奘時因突厥威虐，不得已而迂道以就，故他人無取道此路者，因此無聞焉。第三之于闐罽賓路，本較便易，而行人罕取此道者，其故不明。是故綜上述雖有六路。然惟第一之海路之由廣州放洋者，與第二路之由莎車子台度渴槃陀者最爲通行。前者爲七世紀交通之主線，後者爲五世紀交通之主線。

漢書地理志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今仍縣名）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二十餘日，有諶離國；由此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再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自武帝以來，皆供獻，有譯長。蠻夷賈船，轉送致之。……平帝時王莽厚遣黃支王令遣使送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乃至皮宗，再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又黃支國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以上所列國名，除黃支外，皆難考其今日之地名。大約皆在南洋羣島及南印度境地。官書中紀其行程，可知交通已頗頻繁信而有徵者也。然其時必無定期之航班。廣州在當時夙稱瘴區，到彼候船成行難期，每使人裹足不前。故天竺僧之來者如曇摩耶舍，舍求那跋羅輩，與在印留學畢業回國者如法顯法勇雖由此路，但出行者遵此路而出者，殆以船期之無定也。

自苻秦以來，葱左，諸邦，半爲屬國，元魏盛時，威及葱右自玉門至吐火羅（即漢時月氏豁境）在政治上幾爲中國之附庸區域。所以行旅暢通而西行者都取此道而往也。及北齊北周分裂，突厥與隋交惡，此路亦漸次中斷矣！唐太宗盛時，西域吐蕃兩路並通，可自由選擇。皆緣政治之變

動，而影響於行旅之暢阻。如玄照於唐高宗麟德中奉使再遊，竟爲西藏人阿刺伯人所扼，欲歸無路，故西行求法傳中人物，遵陸路以行者，什無一二矣。蓋亦不得已也。而當時海運事業，日益繁榮，廣州已專設船舶司管理之。故海路取代陸路乃自然而然而也。

凡研究佛教史者，無不關心於「西域」之名稱與範圍。從漢書開始，對「西域」之範圍與地區；可以分爲廣義的「西域」與狹義的「西域」兩種分類。庶免含糊不清。

甲、狹義所指西域；指葱嶺以西諸國。有；

- (1) 月氏。（即今俄屬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及北印度而言。）
- (2) 安息。（今波斯之一部及阿富汗之一部而言。）
- (3) 康居（今土耳其斯坦北部及西伯利亞之南部而言。）
- (4) 犍陀羅（今阿富汗之干達馬克是也。）
- (5) 罽賓（即迦濕彌羅，在北印度境者也。）

乙、葱嶺以東（在新疆省境內。）者有；

- (1) 于闐。（今縣名。）
- (2) 斫句迦。（今莎車縣東南。）
- (3) 龜茲。（今庫車縣）
- (4) 疏勒。（今喀什噶爾）
- (5) 高昌（即今吐魯蕃。）

吾國人之有所謂印度者實由漢武帝奉使張騫乃聞于月氏（可見史記匈奴傳，大宛傳，史記西域傳）由此可見月氏在我國佛教史上佔有何等重要地位。因此有必要闡述月氏。月氏。應讀爲「月支」月氏的讀法是釋義而非譯音。中外學術界已詳考之，故不宜混爲一談。漢書稱；「月氏西君名大夏。而塞王又南君罽賓。」漢書又稱；「塞種分散，往；爲數國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今已考得塞王初居大夏。即今土耳其斯坦之布哈爾州。漢書又稱；

「月氏臣服大夏都城媯水北之王庭。按媯水亦稱烏澹水。即今之阿母河也。此地原爲東方文化發源地。我中華民族古亦居此。黃帝神話中多與媯水有關可証。」春秋戰國時，屬波斯領土。自亞歷山大帝東征，遂爲希臘殖民地。地跨阿母河兩岸。遂建爲柏咸里亞國。班超漢書中所謂塞王者，即此王也。柏王七於月氏，不得已而南徙罽賓。即迦濕彌羅。西方學者據此考之尤詳。故知所謂「塞種」乃希臘人也，其時代與事實與漢書正相符合。

月氏初滅大夏。都媯水北。漸移南遷而分爲多國。(略)最後，由邱就却併吞諸國而稱王者，號貴霜王。侵安息(即波斯)滅濮達即犍陀羅，罽賓(即當時之迦濕彌羅。其子又滅天竺。是爲月氏最盛時期。漢哀帝元年遣伊存受經故事，即邱就却。而所稱迦膩色迦王者。即滅天竺之邱就却之子閻膏珍之子或孫。歐人研究古錢所得知識，知邱就却信仰佛教。而閻膏珍則信婆羅門教或波斯教者。

阿育王曾派宣教師至各地宣教，所至有所謂與那世界者，即漢書之塞種諸國。而柏咸里亞者，即大夏也。月支本爲游牧民族，文化低下，一旦至此，沐浴清化忽信受佛教而成爲民族信仰之中心，此後更深入印度受其教化，原來月支僅爲我國邊陲無足輕重之小部落，會長育於我文明之環境中。但西徙之後即創造出新收穫，故中印文化之媒介者其功殊不小也。月氏人雖常撫有全印，其所貢獻於文化事業之遺蹟皆在犍陀羅與迦濕彌羅。實佛教東漸之主要根據地。故於其形勢與歷史不得不略加說明。

迦濕彌羅即罽賓。位於喜馬拉雅山之西麓，跨在至那布，奢林兩河之上游。此兩河皆爲印度河之支流。當時面積一千九百萬英里。四山環繞。即舊英屬北印度之一部份。佛教正統派之「說一切有部」，蓋大毗婆沙之結集處也。故原始佛教之淵源地也。其地久爲塞種人所統治，無形中受希臘思想之影响，故其科學的研究色彩特著其他學術。前此由月氏人間接輸入一部分於中國。

但其直接關係，則自東晉開始。

犍陀羅疆域包有今阿富汗之南部及北印度境內之印度河上游，但其名不見兩漢書，蓋此地爲月氏首都。此國爲印希文明之交聚點。當迦膩色伽全盛時，大量輸入西方藝術，故迄今言佛教美術者，猶以犍陀羅爲宗。其雕刻，建築繪畫，皆能鎔集希臘，羅馬，印度三種精神而自成一體。其影响於我隋唐美術者至大。就教理方面而論；如世友法教脅尊者諸小乘論師，無著，世親諸大乘論師，皆犍陀羅產也。蓋自佛滅後五百年至九百年中，此地實爲佛教之中心。凡從月氏輸入中國之經典皆出於此。

安息康居之淵源，不甚可考。但阿育王派往「與那世界」之教師，遠及埃及，馬其頓。此兩國雖未派遣，但彼兩國皆與月支接壤受其影响，事在當然。以漢末魏晉兩國高僧入中國者又甚多，則佛教久盛於彼，自可推想得之。其中康居人因國難而移居中國者頗多，亦佛教發展於中國之一大助緣也。以上爲葱嶺西面諸國佛教狀況及其與中國關係之大概。

其在葱嶺之東則有于闐，龜茲最爲重要。于闐自漢末絕貢，轉更強盛。其國與迦濕彌羅隔一雪山，且久受月氏羽翼，故在今日在我國內求佛教發祥地者，舍于闐莫屬也。如漢譯諸大藏經典，殆無一不與于闐有因緣。若朱士行之得放光般若。支法領之得華嚴，曇無讖之得大般涅槃。皆最著者也。此類經典，在于闐成立之痕跡不少。據此可知大乘中實相派之學說，實在于闐地方始成熟誕生。再檢其他資料，在于闐民族中頗多爲華印兩種民族混合而成，並非偶然。再者于闐附近，有一小國名斫句迦者。實爲大乘經典總集之寶庫，其民族與北涼之沮渠同種，涼地佛教之弘，此國亦大有功也。

其他如疏勒，高昌。皆隨唐間西域之大佛教國。但與中國初期佛教之輸入關係不大。佛教東漸，發軔大竺。以迦濕彌羅爲第二驛；由是而犍陀羅而于闐而龜茲等。每經一驛，恒加增其深

度。而月支安息諸國益發揚光大之。今將東來諸國師國籍表如下；

安世高 安息

支婁迦讖 月支

竺佛朔 天竺

安玄 安息

支曜 月支

康巨 康居

康孟詳 康居 以上後漢

曇柯迦羅 中天竺

康僧鎧 康居(僧傳稱外國沙門今考定爲康居)

曇無誦 安息

康僧會 康居

支謙 月支

支曇梁接 月支

維祇難 天竺

竺律炎 天竺

安法賢 安息 以上三國

法護 月支(僧傳稱其先人爲月支人世居敦煌)

支法度 月支

帛延 龜茲(僧傳云；不知何許人，首楞嚴經後記云；龜茲王世子)

帛戶梨蜜 龜茲(僧傳云；西域人今推定爲龜茲人)

帛法炬 龜茲(各書不叙其氏籍，據出三藏集記卷九稱其姓帛，當是龜茲人)

竺叔蘭 (僧傳朱士行傳云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於河南)

安法欽 安息 以上西晉

佛圖澄 龜茲(僧傳云；西域人本姓帛氏。今推定爲龜茲人)

僧伽跋澄 罽賓

曇摩難提 月支(僧傳云；兜法勒人，按兜法勒即月支異名)

僧伽提婆 罽賓

曇摩耶舍 罽賓

鳩摩羅什 (僧傳云；父天竺人母龜茲人)

弗若多羅 罽賓

曇摩流支 (僧傳云；西域人國籍無考)

卑摩羅叉 罽賓

佛陀耶舍 罽賓

佛馱跋陀羅(即覺賢) 天竺

曇無讖 中天竺

支道根 月支

支施崙 月支

曇誦 康居(見廣弘明集) 以上東晉

佛馱什 罽賓

浮陀跋摩 月支(僧傳但云西域人。求法高僧稱爲覩貨羅人，覩貨羅即兜法勒即月支)

求那跋摩 罽賓

僧伽跋羅 天竺

曇摩蜜多 罽賓

曇良耶舍 (僧傳但云西域人國籍無考)

求那跋陀羅 中天竺

求那毗地 中天竺

僧伽婆羅 扶南(其國在南印度或錫蘭)

曼陀羅 扶南

菩提流支 北天竺

眞諦 (即拘那羅陀) 西天竺

師賢 罽賓(僧傳無傳見大宗僧史錄卷中)

月婆首那 月支(僧傳云；中天竺優禪尼人。靜泰衆經目錄云；

月支王子)

以上南北朝

那連提黎耶舍 北天竺烏錫(此國在罽賓之北)

闍那崛多 犍陀羅

達摩笈多 南天竺羅囉(此國名待考)

以上隋代。

波羅頗伽羅 中天竺

那堤 中天竺

金剛智 南天竺摩賴耶

佛陀多羅 罽賓

佛陀波利 罽賓

寶叉雖陀 于闐

地婆訶羅 中天竺

提雲般若 于闐

智嚴 于闐

寶思惟 罽賓

菩提流志 南天竺

蓮華精佳 龜茲

戶羅達摩 于闐

以上唐代

上表所列東來諸高僧在佛學史上所佔位置可見一斑矣。粗爲歸納，則後漢三國，以安息，月支，康居人爲多。南北朝則西藏諸國與印度中分勢力；隋唐則印度人爲多，而海南諸國亦有之，按來者以分其派別，則不能免於思想學術界之影響，亦自然之理也。

(完)

(上接第41頁「不請之友」)

隨人觀美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育學教授原田實曾在黑板上書寫：「隨人觀美」，表現了何等謙明，廣濶的胸懷。因爲對每一個同自己接觸的人都能欣賞他們美好的長處，那人際關係何煩惱之有哉！

確實，在這個日益複雜的世界上做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們往往在繁忙、緊張、糾纏及爭端之中，活得滿心怨氣。

夏同漱石曾說：凡事按事理，則無法解決，過度注重人情，則自己吃虧；太固執己見，又事事不順，因此要心安理得，就必須拋棄相對的觀念。

恰如禪師所云：「明月拂清風，清風拂明月。」清風和明月並不是互相對立的東西，而是融爲一體的，禪的精神是要摒棄自己同他人的二元論，反觀自心，契入法性，便能了知心物一如，衆生一體。自然能平等自在對待外在事物，那裏還有什麼美醜，是非、斷常等執著呢？

倘若常見別人不對，自己一定會很痛苦，輕蔑別人，不但不能抬高自己的身價，反而污染了自己的心性；讚賞別人，不但自己不會受到損失，反而清洗了自己的心性。因爲對外在事物的反應，皆與我們的心性相映。

我們的心像一面鏡子，若不清淨，那映照之物一定渾濁，如果時常拭擦心靈之鏡，掃除心中塵埃，方能以證明的心態觀照這個多姿多采的世間。

正如寒山詩云：「吾心似秋月。」我人的內心能像秋月那般清明，澄徹，一定萬里無雲湛然的潔，遍灑清輝。內心世界充滿了光明，日日皆是好日，隨處皆是福地，眼前都是有緣人，自然隨人觀美，一切OK！